

人格的历程

——当代大学毕业生的心灵轨迹

多人合著 戴战军 徐永青编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人 格 的 历 程

——当代大学毕业生的心灵轨迹

多人合著 戴战军 徐永青编

•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枫叶印刷厂印刷

•

ISBN7—81004—147—9/G45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11.375 字数：190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400册 定价：4.45元

编者序

我们以编者的名义坦率地告诉读者，您下面读到的文字，将是十分有趣并且是有所裨益的。

她们不是精雕细刻的文学作品，也不是有关人格理论的哲学和心理学，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教育”范本；因此，如果您仅仅想得到疲劳之后的消遣或是可以武装自己的真理以及净化灵魂的教义，那么，这本小书大概会令您失望。

然而，作为一代大学毕业生富于典型意义的自我袒露和美好回忆，作为当代青年关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的勇敢自述，作为成功者

或失败者白描式的自画像，您又会在那风格各异的每一篇短文中，触摸到一群逐渐成熟、逐渐完善的青年人的喜悦和悲哀，感受到人格的扩张或萎缩，以及关于生、死、爱、恨……的强烈的心灵律动。

在理性的世界，他们博伟而浩瀚；在社会的气氛，他们困窘而渺小。

您将在无拘无束的轻松之中，搜取到某些生活的真谛；您也将在炉边絮语式的环境里，寻求到友人般的理解和关于真善美的认同；如果您愿意，还可以参与其中，对比书中的每一个“我”端详您自己，以求得某种慰藉、警醒、期望或共鸣。

如果确有“前车之鉴”的话，那么同代人的历史将是您最清晰的镜子，是您的生活注脚和可以推断的社会证明。这本书中的每一个独立而又相关的“我”，将构成自由而蜷曲的您的不甚严格的“参照系”——如果您愿意和他们一起探索生命的有限和人格力量的无穷潜力的话。

这是因为，也许这本小书不具备作为优秀出版物所该具有的一切，但是，她却有一切都不能替代的真实！

这种真实不仅仅在于书中的主人公们敢讲真话，也不仅仅在于他们不留情面地解剖了自我；而是在于他们通过各自不同的生活横断面和多角

度的思想侧面，为我们勾勒出了较为完整的一代人的总体形象，和我们这个处于变革中的时代所催生出的自成系列的性格。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想认认真真活着的青年，那些已经毕业或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抑或是那些希望了解从青年向中年过渡的这一代“边缘人”的不同年龄的读者，肯定会从本书中得到些许享受和满足。

这本小书的趣处还在于作者们之间的特殊关系——从1978年初到1981年，他们在一起整整度过了四年的同窗生活（他们都是同班同学，当年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七七级编采班的成员）。相同的社会“小气候”和共同创造的不可分割的近距离文化氛围，不仅使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富于“心有灵犀”之妙，更给他们在心理结构上打下了一脉相通的基础。这好象是用同一种黏土制陶，虽然存在于时空之中形态各异，但它们在质地上却又不可断然区分。当然，由于区分度的相对狭小，使这本书在内容上难免局限；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们在整体上又具备了益于读者接受的天然的相关性。这既便于考察在相同社会环境中不同的人格发展，而且有利于研究这一社会群体宏观的心理需求和文化层次。

在当代大学生乃至当代青年中，七七届毕业生

生是极为特殊的一群。

从年龄上看，他们的参差不齐也许在世界大学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譬如这本书的曾在同一班求学的作者，当年有的已是“老夫聊发少年狂”的隔代人，拖家携口，胡子拉碴，切切于时不我待；有的则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无忧无虑，稚气未脱，津津于生逢其时。这种年龄上的差异，使他们的行为准则难以象时下的大学生们那样整齐而同步。

从社会经历上看，他们大都体验过生活的沉重和社会的磨难。本书的作者中，有的曾在京西挖过煤，有的曾去西双版纳插过队，有的曾在部队里舞枪弄炮，有的曾跟着卡车扛大个儿；还有的拼死拼活，熬成三流作家，或是几经展转，端上文化饭碗；另有的九死一生，谋得一官半职，或是铤而走险，几成阶下之囚……这种各不相同的社会经历，纂起来可成一套羞煞大家的畅销书。它决定了他们在价值观念上质的同一性和量的多元化。

从时代背景上看，他们处在急剧变革的社会前锋。“四人帮”被粉碎，他们感受到生命力的巨大解放，因此有一种干一番伟业的锐气和造福于社会的抱负；同时由于百废待兴，他们所憧憬的目标又是模糊的，对事物的探寻是小心翼翼

的。他们有一种因第一届考试入校而带来的骄傲和窃喜，同时又有一种“只有发奋读书才能有所出路”的较为稳定的心理态势。由于他们和旧有观念的自然的接近，他们的思想意识有保守的一面；又由于自身素质的“超前性”和社会变革的推导，他们还具备前所未有的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他们是新一代知识分子中承上启下的一群。他们一方面还没从过去的躯壳中蜕变干净，一方面又急于或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本。与现在的大学生比较，他们的喜悦多于痛苦，冷静多于狂热，行动多于言辞，社会意识多于自我陶醉，“修身养性”多于“主动出击”……

如果详细分析，七七届或者是七八届的大学生的特点还有许多，但我们仅从以上陈述已不难看出，历史决定了这一代大学生必须反复调整和战胜自我，必须在否定中求得生存，在生存中塑造新我，必须沿着历史的惯性向前冲刺，同时允许别人踩着自己的肩膀向上攀登。社会和自然的规律注定了这一代大学生的命运——他们是变革的参与者和中坚，同时又必须为变革的功过充当证明并为后来者扮演“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样板。

从整体上说，这一届大学生已经做好了荣任

这一角色的准备。

但是，不知是社会变化得太快了（也许是太慢？）还是久居校园陌生了世事，也不知是自己先天不足抑或是期待过高，这一代大学生走上社会之后，竟遇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巨大困惑。于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日趋激化，虽然有个别人得以扬眉吐气，或是在“自留地”里广种博收，然而大部分有志者则是纷纷落马，或从兹消声匿迹，或转而听其自然；更有甚者，主动铤、磨个性，炼得圆圆滑滑，锋角皆无，去充当机器上的某个合乎规格的零件去了……

毫不客气地说，类似种种，在这本书中都可以找到名副其实的例证。

但是，我们却不愿意也不能够区分出是与非的界线来，我们更不想指明“你应该这样”或“应该那样”。因为，这只会辱没作者或貽误使我们深感荣幸的读者。

我们观察到，如今关于生活艺术、人格模式、完善自我乃至修身养性、处世哲学的论述已经出版不少，但现实却是似乎人们越来越不知道该怎么做人了！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些书对读者无益，而是说对于社会和人生这本活的书，我们又读过多少？读懂了多少？

在学识上我们不具备哲学的抽象思辨和严密

的科学论述的能力，我们只是想通过作者们的真实的记述和反思，画出这样一个问号：是我们看错了世界，还是世界欺骗了我们？

这绝不是一种绝望的悲观，因为绝望和悲观的明显标志是思想的停滞和对生活兴趣的丧失。这本小书的作者包括编者，都想潇潇洒洒地活着、认认真真地为人，所以，我们才冷静地反观我们走过的道路，思考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

充溢在下文字里行间中的不甘人格萎谢、期待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以及由此而来的困惑、郁悒、豁达、自我赞许以及自我解嘲等等，并非是某个人的独有感受。这些只有在此时才能无所顾忌的自我宣泄，也许真实地反映了人的某些本质和时代的某些特征。

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首先把求生视为人的价值的前提，当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自身的进步已经能够满足人的生理、心理基本需求之后，人便主动或被动地去寻求新的精神愉悦和心理满足，去顺利和充分地发展人的内在本性。这种对于自身的否定与确认的不断更新，也许是人类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

读者将会从本书中看到，虽然作者们有着类似的背景和经历，但他们目前所呈现的人格结构是不尽相同的。这一方面受到自我素质的制约，

同时也是出于他们客观上的各自欲求的非等量标准。他们有的还没有完全摆脱在生理和安全上的困境,有的则仅仅开始由归属型向自尊型转变。但是,无论怎样,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共同的渴求自我确认的强烈欲望,看到他们为完成创造力和独特性所付出的艰辛劳动。这种开放式的、个性的自由发挥意识,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鲜明特色之一。

人是一切价值的最高衡量尺度,人的最终目的,不过是成为自己的主人。然而,我们这个被封建主义统治了几千年、被儒学的思想积淀了几千年的民族,却已习惯于自我的压抑和封闭,以至于演化到“文化大革命”对人和个性的彻底扼杀。因此,当深刻反思传统的时候,人们、特别是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自我实现的需求和欲望便越发显得强烈。但是,历史的情性往往有着难以抗拒的反冲力,社会的普遍认知又有一个艰苦的过程,现实是许多人循着别人的赞可设计自己的行为,反过来又运用这种赞可去“驯化”其他人。所以,人的价值尺度总是要打折扣,人格的自由扩张又总是受到有形和无形的挤压。一方面是愿望和心理需求的迅速膨胀,一方面则是环境的缓慢转化和社会势力的循序渐变,两种力量的相互碰撞,造成了一代人的思想悸动和心理大倾斜。

同时,新的商品经济处于“原始状态”的建

立，对民族心态产生了巨大冲击，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突如其来的变化。这在客观上，为新一轮“知识贬值”和“人格沦丧”置备了温床，并把正处于危机之中的中国文化推向了低谷。作为这一文化的最直接的继承人和发展者，中国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不可能不受到它的影响，因此，在他们渴望着人格境界的超越时，又不得不心甘情愿或者违背真心地去适应金钱和物质的诱惑。他们痛苦地接受现实，同时冷酷地否定自我。

其实，理想的人格不是在真空中奇迹般地培养出来的。和任何事物一样，它也有一个依照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发生、发展的过程。如果您不仅仅把这本小书作为“趣闻轶事”来阅读的话，我们相信您会从每一个活鲜鲜的“我”里，发见到理想人格的光点和构成健全人格的因素，并把它们凝聚为一个既立足于现实又超尘出新的人的模式。

有社会学家指出：社会结构的变化是以人格结构为核心的，而人格的健康发展又成为社会正常发展的参照系。

这句话可以引导读者在阅读本书时，既思考人格力量对社会的驱动力，又能对照每一个作者的剖白去清醒地理解当前的社会现实和我们所共同创造的社会环境。

作为作者们的同班同学，我们由衷地希望这本小书成为同窗们的永久纪念；作为本书的编者，我们更希望她能给广大读者在人格力量的创造中以积极的启发。

感谢出版社诸多同志鼎力协助，感谢我们当年的班主任曹璐副教授为本书撰文，并谨以此书作为向母校建院三十周年的献礼。

戴战军 徐永青

1988年12月雪夜于地安门

目 录

编者序	(1)
-----------	-------

霜 刃 心旅三驿	(1)
----------------	-------

阿 鸣 适度“曝光”	(16)
------------------	--------

未 燎 东京梦	(33)
---------------	--------

司马裘 记者? 还是农 场主?	(51)
--------------------------	--------

胡欣新 向各位报告六 条新闻	(64)
-------------------------	--------

战 军 智慧海	(78)
---------------	--------

郭镇之 十年一梦	(92)
----------------	--------

陈 育 我与人的自白	(106)
------------------	---------

晴 川 人生的感觉	(114)
-----------------	---------

周 经 “优胜”记略	(125)
------------------	---------

李英杰	家事苦辣酸甜……(138)
张爱林	绿叶的事业……(148)
石 林	蓦然回首……(164)
赵雪新	襁褓与扩张……(174)
魏 斌	绰号精神……(183)
肖成孝	如果没走出“困 牛塘”……(209)
王春莉	投标的苦衷……(221)
石建华	寻找信念……(227)
张陆游	打开“黑箱”给 你看……(240)
孙 慧	女性的证明……(254)
小 玲	什么篇……(265)
素 莲	但愿一切都不 晚……(271)
周靖波	火烧眉毛 且顾 眼下……(282)
王从军	纷乱的正午……(292)
闻 烽	浮生拾偶……(311)
郑国固	个性之嬗……(329)
曹 璐	十年后的补白……(345)

—— 寄语七七编采

班的朋友们

心旅三驿

· 霜 刃 ·

都说不能活得太累，我也努力这样做。话又说回来，最轻松的莫过于上天堂，那固然洒脱，可是真正想得开看得透又能付诸行动的到底有几人？

咱还是老实地走下去。走着瞧吧，谁让你来世一场呢。

人生犹如长旅，独思冥想是我的驿站。

我有愈走愈快、不暇回顾之感，除了最终目标是死亡这一点很明确，其余尚茫然。

正因如此，我珍视我的驿站，哪怕是电光石火，抑或一片空白。

减 轻 负 荷

毕业七年来我两进八宝山殡仪馆，都是为未过花甲的中年朋友送行。在沉重低回的哀乐声中，端详着裹着黑纱的朋友的照片，那栩栩如生的容貌仿佛活动起来。在这样的场合，我无法不浮想联翩。想这些朋友的生前身后，想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空间，滤掉这些思绪中不可避免的感情成份，所剩下的主要的竟是以他们为参照物同我自己的对比。

平时我们都忙忙碌碌，很少有暇思考诸如“人应该怎样活着”、“生命的意义在于什么”这样的形而上的命题。只有当昨天还活生生的人今天成为一具供人瞻仰的僵硬的尸身，即将被投入炉中化为灰烬的时候，我才痛感生命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短促、多么珍贵而又多么不可思议。

1983年初春，我认识了雷雨顺。这个名字很快经过我的手和其他新闻记者的手响彻大江南北。但是，老实讲，当初首先吸引住我的，是他这个多少有点特别的字。他是气象专家，名字里又是雷又是雨的，挺有意思。我就是带着这样一点好奇心，读完记述他的厚厚一沓儿稿件。我立即为他的经历和事迹所感动，在一位领导的支持

下，编发了这篇稿件。在广播之前，我建议让听众听到这位身患癌症住进医院的专家的声音，为此我背着一架录音机在病房里第一次见到了雷雨顺。

按照我们过去的传统观念，雷雨顺应该算得上是一位英雄人物（后来他被树为全国十大英模人物之一）了，出乎意料的是，他见到我们几个年轻人的第一反应，是泪水夺眶而出，接着泣不成声。我一下子觉得和他亲近了，这是一个重病在身的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同我们一样，他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他也不是什么特殊材料构成的。这样，我录下了他的哽咽的声音，并且照样广播了出去。这个录音讲话在播出以后引起不同反应，多数人肯定，也有人认为有损英雄人物的形象，不人道。我以为去掉人为的神圣的光环，还其本来的面目，恰恰是一种提高了层次的人道主义的体现。我们不能只靠口号过日子，不能只靠宗教般的所谓精神力量过日子。后来我又去医院看过雷雨顺两次，他在病中仍然对他的事业恋恋不已，仍然在想怎样搞他的科学研究。我敬佩他这种执着的精神，没有这种献身精神，想取得学术上的重大成就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同时感觉到，他的生命之火正在减弱，他大概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果然没过多久，我接到电话，告